

中日抗戰女性英雄人物的形塑——以淞滬會戰楊惠敏為例

投稿類別：史地類

篇名：

中日抗戰女性英雄人物的形塑——以淞滬會戰楊惠敏為例

作者：黃馨儀。育成高中。一年十四班

指導老師：蔡宗憲老師

壹●前言

筆者從小對歷史極有興趣，在國小四年級時第一次聽見楊惠敏的事蹟後，便不斷的尋找相關資料，當時所得史料多為寥寥數語帶過且重複，故令完整蒐集不易。筆者曾為幼女童軍，國小時擔任旗手，升上國中後偶然在一次雨中，發現學校國旗未降，或因一股使命感的本能驅使，令我自動地前往降下國旗，而幾番的護旗舉動被師長與教官們謬讚為現代「楊惠敏」，以此機緣懷想故有此篇研究楊惠敏透過宣傳的發揮影響力。

本篇論文研究民初婦女運動的概況，探討當時女性意識的發展，以史料分析中日抗戰局勢及楊惠敏獻旗的原因與過程，最後從國民政府如何利用楊惠敏獻旗事件形塑楊惠敏愛國女性英雄之形象。

貳●正文

一. 女性意識.

(一)中國女性意識的萌芽

清末起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從海外歸來，帶回的新思想使大眾對於傳統中國婦女地位產生質疑。新思潮下的刊物帶動女性意識萌芽，以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推出的《易卜生專號》的影響力為最，包含由羅家倫、胡適翻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所作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註一)、胡適所著論文〈易卜生主義〉、袁昌英的〈易卜生傳〉……等。

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在歐洲演出時，衝擊當時社會的規範，此劇譯為中文後，深受歡迎，數度搬上舞台。劇中女主角娜拉的生活只為取悅銀行家的丈夫，丈夫以操縱妻子生活為樂，最後娜拉決定離開家庭，認識更廣闊的世界，也使出走的「娜拉」成為新女性的代名詞。(註二)

(二)女性意識的展現:

1. 婦女組織的出現

(1) 組織成立目的

清末維新派梁啟超等人曾在上海發起「不纏足會」，對婦女進行身體上的解放，至抗戰以前，婦女組織成立目的主要是提升女性權利地位，抗戰爆發後因應局勢需要，如戰地服務、救護慰勞等，婦女組織發展日漸多元化。(註三)

(2)組織分布區域及成員

抗戰以前的婦女組織多分布於上海、漢口等大都市，抗戰初期成員也多為中上階層、都市中的女性知識分子。(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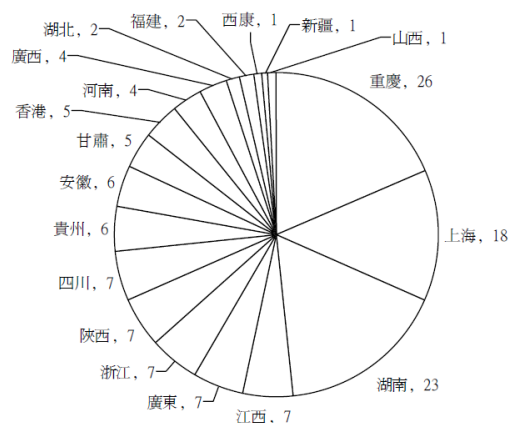
從蘆溝橋事變後最早成立的全國性婦女組織——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為例，該會 1937 年 7 月 22 日成立於上海，由宋美齡、何香凝發起(註五)，成員包括孫科夫人、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夫人。

2.婦女刊物的增加

抗戰前婦女刊物不多，只有上海《婦女生活》、《婦女共鳴》、《婦生雜誌》等數種，抗戰後，因婦女組織增加，婦運刊物因而大增，也凸顯出婦運工作者對宣傳刊物的重視。(註六)

抗戰時期全國婦女刊物以雜誌形式出版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及附於報紙專刊，扣除其他資料欠詳者，一共一百三十九種，以國民政府所在的重慶(陪都)二十六種最多，次為湖南 23 種，上海以 18 種列為第三，詳見圖一。(註七)婦女刊物多為婦運組織自行出版，從出版量及種類多寡，雖與刊物水準並無絕對關聯，但仍可呈現出當地婦運的人力及財力是否充裕。(註八)

婦女組織最早成員多為女性知識份子，隨著婦女組織的擴大，基層人員便以各地普通婦女為主，識字教育無法迅速普及的情況下，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婦女不識字或識字不多，故主要針對知識婦女、婦運組織的幹部。就呂芳上研究調查刊物中，僅有江西婦女指導處出版有字有圖的通俗刊物《農村婦女》，但對象仍是婦女基層幹部。(註九)



圖一.抗戰時期婦女刊物發行地暨數量圖

資料來源：洪宜嬪、田南萍(2010)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 1924-1949 頁 269

3.女子受教權的提升

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為重要項目之一，大多認為婦女解放應由教育著手。五四運動後小學方實施「男女共學」，大學女禁則是由北京女師學生鄧春蘭上書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於 1919 年王蘭、鄧春蘭等九人相繼進入北大，開啟各國立大學招收女性風氣。(註十)

(三)女性意識受到的挑戰

中央雖有鼓勵婦運的立意，但並沒有設立政府機構，領導婦女運動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只是人民團體，而地方政府並不重視婦女運動，各地婦運經費亦不足。反對女性工作以福建省為最，多次限用、裁減女性職員及學生。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認為女性不必接受高等教育，男女分工合作，應該發揮女性的特長為家庭服務，讓外出工作的男性無後顧之憂。(註十一)

二.中日抗戰局勢

(一) 童子軍起源與抗戰期間楊惠敏所屬童軍團

童子軍運動於 1907 年由英國人貝登堡先生創立。童軍與女童軍經常會被大眾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分別為世界童軍運動組織 (WOSM) 及世界女童軍協會 (WAGGGS) 領導各國童軍。

中國童軍於民國元年由嚴家麟先生在湖北省武昌文華書院試辦，1934 年正式成立中國童子軍總會，1937 年獲准加入世界童子軍組織。(註十二)女童軍則是 1919 由從英國回國的張紹南女士所提倡，英籍猶太人歐司·愛·哈同設立的上海私立倉聖明智大學附設女子學校首先響應，正式組織女童軍團，張維楨女士負責訓練。之後上海中國女子體育學校及愛國女校跟進，進而各地女子學校也紛紛組織女童軍。1926 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成立全國童子軍行政組織，同時訓練男女童子軍領袖。1934 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成立後，中國女童軍隸屬於中國童子軍總會，至此時的女童軍仍未被國際認可，中國女童軍(其後為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總會到了 1958 年才在臺北正式成立，1966 年成為正式會員國。(註十三)

中國童子軍發源於武昌，在眾多外國人聚集的上海發揚光大，當時多是由教會學校成立，使用英國的訓練方法。(註十四)

上海市童子軍共同組成的戰地服務團，有兩次，一次於一二八抗戰發生第三天時上海市童子軍理事組織的戰地服務團，第二次是 1937 年淞滬會戰組織的「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對於戰時後勤搶救有極大的幫助。(註十五)

另有編號五十號(以下簡稱五十團)「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其中團員毛徵祥、羅雲祥、鮑正武、應文達四位童子軍於 1932 年抗戰因搶救難民遭日軍劫持殺害。五十團於兩次戰時服務皆以單獨組織參與，是抗戰時期童子軍戰地服務另一大力量，該團長葉春年且身兼於 1937 年成立的「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執法處處長。

楊惠敏所屬的童軍團說法有二，一為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二為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於七七事變後招收的第八屆 20 名團員之一。(註十六)後者說法來自於 1937 年 10 月 29 日新聞報刊登來自新聲社的消息「上海市商會……特獻呈中華民國國旗一面」(1937)、1937 年 10 月 30 日立報報導中提到國旗為「市商會獻贈」(1937)等(筆者註：上海市商會)，且楊惠敏是七七事變後才加入，但葉春年在 1966 年 2 月《給四行倉庫送旗的經過》表示五十團無女性團員，楊惠敏原屬於某學校童軍團，抗戰時加入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同時為兩團團員。商會抗敵後援會供應委員會的幹事曹志功於 1962 年 10 月的《楊惠敏渡河獻旗之真相》則提到楊惠敏為某校童子軍團派往收容所服務者，可知葉春年的說法無誤。(註十七)

(二)四行倉庫留守目的

《九國公約》簽字國計畫 11 月初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討論日本侵略中國的控訴案，為了向國際證明堅持抗戰的決心，使九國公約發揮效力，獲得國際的援助支持。上海是當時最大的港口與各國的通商口岸，是國際唯一能親眼了解的窗口，因此堅守上海遠大於守住其他地方帶給國際影響。蔣介石命令中央作戰集團放棄閘北、江灣，指示第三戰區代司令長顧祝同將 88 師留在閘北，堅守北站至蘇州河北岸一線陣地。意味著即便犧牲 88 師，達到喚起國際同情。(註十八)

當顧祝同致電 88 師師長孫元良時，孫元良堅決反對，認為 88 師士兵已經過五次補充，新兵訓練期短，無各自作戰的能力，一旦勉強支撐住局勢的幹部傷亡，又無法聯繫外部，只是白白送死。

孫元良在電話中是這麼說道：「戰鬥組織解體，糧彈不濟，而在混亂無指揮的情況之下被日軍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孫元良，1972)(註十九)88 師參謀長張柏亭代孫元良至第三戰區司令部前線指揮部向顧祝同匯報，有了無論守

兵多寡、守備據點多少意義相同，都是犧牲的共識下，顧祝同意以一個團的兵力守備一、二個據點。

但最後選定的守備位置師部所在地——四行倉庫，四行倉庫堅固、部隊集中於一點容易防禦，彈糧及飲用水儲備充足，是理想的守備據點，但是以一個團的兵力駐守在休憩、給養、衛生不便，機動性不足(註二十)，最後對外宣稱 524 團 800 人，實際以 265 旅 524 團 1 營加上機槍連組成的 1 個加強營，一共 452 人進入四行倉庫。

由此可知四行倉庫留守目的本為宣傳及激勵人心，四行倉庫的升旗與楊惠敏的獻旗目的是要擴大宣傳堅持抗戰的決心，塑造楊惠敏及孤軍為抗日英雄。

(三)獻旗經過

楊惠敏獻旗起因主要說法有兩種，楊惠敏在自述中提到租界三面是日本旗，南面是英國旗，因此希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四行倉庫，激勵人心。

第二種說法是謝晉元致電 88 師部(另有致電上海商會一說)，88 師部委任上海商會，上海商會交給旗下童子軍團團長葉春年，葉春年再將此任務派給楊惠敏。(註二十一)

但這兩種說法都有疑點，事實上 28 日謝晉元撥通電話上海市商會電話後，上海商會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收到十大卡車的捐贈物資，第一批於 28 日下午裝車，達西藏路東側後，以麻袋托運到四行倉庫側門，入夜後，經租界當局同意，將十多名負傷官兵通過租界後送，可見四行倉庫與外界運輸無礙。(註二十二)於 28 日下午運送物資時，國旗即可帶進去，不必楊惠敏半夜專程獻旗。

第三種說法，是楊惠敏 28 日曾獻上一面國旗，但國旗過小、且四行倉庫內無旗杆，於是 28 日半夜補給時，楊惠敏等人帶上巨幅國旗與旗杆，於 29 日清晨升起的正是第二次獻上的國旗。

謝繼民研究發現四行倉庫 524 團一營一連一排一班機槍手郭興發在 1987 年 3 月 21 日撰寫的《四行倉庫回憶--簡略》，提到 27 日夜間見一名身穿童子軍服的女孩(筆者註：應為楊惠敏)站在橋頭(筆者註：應為新垃圾橋)，向守軍喊話，謝晉元派人傳話請她離開，但女孩仍站在橋頭喊了一個多小時，問守軍需要什麼物資，謝晉元則傳話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國旗。(註二十三)

楊惠敏獻上國旗後，由於尺寸過小，謝晉元致電上海商會，請求大幅國旗，五十團團長葉春年在回憶中提到除了商會秘書長嚴諤聲先生吩咐五十團對四行倉庫進行給養並攜帶國旗外，午飯時楊惠敏至商會告知葉春年曾送去一幅國旗，但尺寸過小云云。(註二十四)

1937年12月18日出版的《戰時童子軍週刊》上刊登了一篇戰時通訊《接濟孤軍》內容是鄭昊樟於1937年10月30日所寫寄給友人的信，信中提到參與夜間補給十二人，點出名字的有鄭昊樟、葉春年、趙邦鏞、楊惠敏。沈壽山在《向「四行孤軍」獻旗》提到參與者包含立報記者樊放和白廣榮及五十團前方救護隊張文彬、胡惠祥、何明九、葉德馨、王國祥、杜柏青六名隊員，加上《接濟孤軍》點名的四人一共十二人，正好吻合。(註二十五)

關於送去多面國旗的說法，於當時各種報紙也間接報導了此一事實。1937年10月29日，立報第二版《我孤軍死守四行倉庫青天白日旗飄揚闖北》：「昨晚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半夜裡又有人送去巨大國旗二面，今晨將飄揚於四行倉庫頂上」(1937)華東社記者報導：「四行倉庫朝南窗口有兩幅國旗懸於左右，崇樓屋頂則高揭長約六尺闊約四尺之國旗一面，隨風飄展」(1937)

筆者偏向此一說法，但為何報紙並未報導第二次送旗的經過？葉春年提到當時堅持不要報導，怕抗日工作容易遭到日軍破壞。但報導僅涉及楊惠敏一人，而楊惠敏只是一般學校的童軍團，較不引起日軍注意，又同時展現抗戰軍民齊心合作。筆者認為葉春年是鑒於一二八抗戰時，四名五十團團員遭日軍劫持殺害，而第二次獻旗成員主要為五十團團員出於此種考慮，堅持不報導。(註二十六)

三.楊惠敏形象的塑造

(一)電影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曾被三度拍成影片，名稱皆為《八百壯士》，1938年香港魯司導演編劇、伊秋水等人主演，同年應雲衛導演、楊翰笙編劇、陳波兒飾演楊惠敏，1975年台灣中央電影公司拍攝由林青霞飾演楊惠敏，後兩者以楊惠敏為題材。被作為電影插曲的《中國一定強》(又名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及林青霞版本中楊惠敏泳渡蘇州河獻旗的故事，歌詠傳唱至今。

電影中除了選定守備地點及人選的經過有誤外，當時為了激勵人民的愛國心，楊惠敏的部分多有偏離史實。

電影中林青霞在新加坡橋附近被英國士兵攔下盤查，林青霞答「Number forty-one Girl Scout.」（編號四十一號女童軍），下一幕林青霞進入英方碉堡，使英國官兵驚豔的目瞪口呆吹起口哨。事實上楊惠敏自述中提到面對英國士兵盤查詢問何人時，楊惠敏舉起童軍三指禮，而且身上穿的是男童子軍裝束，使對方喃喃念了一句：「Boy Scout.」（男童子軍），藉此蒙混過去。與林青霞回答的「Girl Scout.」（女童軍）差異甚大。

接著林青霞詢問守軍是什麼部隊？有多少人？需要那些物資？等問題。守軍回答「八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八百人」、「缺水、缺手電筒。」

前述曾提過楊惠敏確實曾與守軍喊話，詢問所需物資，但是謝晉元要求的是國旗並非水，會選定四行倉庫作為守備地點，其中一點正是因存有大量的飲用水，防止自來水管被切斷時無水可用。（註二十七）守軍的回答「八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是不可能的，雖然守軍只有第一營加上一個機槍連，但當時為了壯大人數，對外宣稱是五二四團整團一共八百人留守倉庫，負傷後送的官兵也被要求一律回答八百人堅守四行倉庫。

片中林青霞為了運送守軍所需物資，在林青霞撒嬌之下英方應允以 30 分鐘的時間，讓載滿物資的卡車通過租界進入四行倉庫。真實情況是，上海商會的卡車因為目標太過明顯，三卡車的物資以麻袋拖行了四個小時才完成，更不是楊惠敏向英方撒嬌而來。

片中以幾位在將國旗送入四行倉庫途中被日軍射殺的民眾，映襯自告奮勇獻旗的楊惠敏透過和英方的關係，冒著被日軍掃射的危險游過蘇州河獻旗。

真實情況是楊惠敏獻旗是走陸路，當時報紙報導泳渡蘇州河獻旗，一方面是以渡河之艱難激勵人心，另一方面是避免日軍找英國租界的麻煩，因此得以說明為何被報導帶著八百人守軍名單游回南岸的楊惠敏，名單竟保存完好的公開給世人。

電影將楊惠敏塑造成愛國、發揮女性優勢與英方打通關係，並成為守軍與外界聯繫的話筒，不畏死突破重重困境獻上國旗的愛國女青年。

（二）小學教科書

有一段時間國小課本國語課本中有一篇課文「國旗的故事」，就是以楊惠敏獻旗的故事做為愛國教育，並繪有楊惠敏獻旗於四行倉庫插圖（見圖二），課文如下：

「有一次，日本的軍隊攻打上海，我國的軍隊就開去那裡打敵人。

那時候，有八百國軍守著一個陣地，敵人攻過來，國軍就把敵人打退，國內國外的人，都佩服國軍的勇敢。

有一天，一個小學生跑到陣地裡，送給國軍一面國旗，對他們說：『勇敢的國軍，你們打退了敵人，全國同胞都佩服你們。』

八百國軍都很感動，就把這面國旗掛起來。」

1956年至1968年間由國立編譯館出版的二年級上學期第三冊國語課本初版、修訂暫用本，1970年至1979年改放於三年級上學期第五冊國語課本初版到第十版皆有此課文。(註二十八)

由於將課文置於小學課本，楊惠敏也順勢被改為小學生，作為小學生榜樣。楊惠敏實際年齡被降低，並非第一次，在抗日時期，一度被傳為十六、七歲的少女。



圖二 國小國語課本

資料來源：管仁健 台灣小學課本裡的「國旗」神話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98288755>

(三)楊惠敏於外國宣傳形象

於四行倉庫獻旗後，楊惠敏成為國民黨宣傳抗戰的形象大使，並於1938年8月派往紐約參加第二屆「世界和平青年大會」，為擴大宣傳散會後與尹葆宇、彭樂善、劉德偉參加美國巡迴宣傳隊，宣傳對象主要為在美華僑，1938年9月15

日至 12 月 15 日三個月內至九十城市，講演兩百餘次，聽眾七萬餘人，並募得八千餘元美金。不過扣除籌備、招待等費用，僅剩兩千餘元，可見募款為次宣傳仍為主要目的。(註二十九) 此後兩年間於英、法、德、意、荷等十餘國，巡迴發表演說達三百餘次，並獲甘地、希特勒等多國政要召見。

參●結論

楊惠敏作為一名女性在男性主導的戰爭中，亦非官方招募的女兵，更以童軍的身分，展示的軍民合作。

楊惠敏不但受過新式高等教育，高中畢業後又任職於美商糖果公司，可見在楊惠敏認知當中，性別並不影響愛國的行動。

國民政府常以愛國女童軍作為宣傳，但從所得資料中顯示婦女運動發展在當時仍受打壓，女性地位並完全受到重視，女性身份並非是最重要的。楊惠敏獻旗的愛國行為，並非女性意識正常發展下的常態，而是以政治教育為前提下，形塑出抗日英雄人物形象。以培養愛國情操為目的，政府不重視史實，在威權時代中報紙、電影等媒體，及教科書與楊惠敏本人都成為宣傳愛國情操的工具。

現今社會藝人及政治人物依賴包裝行銷，媒體運用煽情、聳動的新聞標題吸引大眾，對照抗日時期，雖不再是威權體制，公眾人物與媒體的緊密依存關係與日俱增，而專業與內涵卻每況愈下，值得令人深思。

肆●引註資料

註一：呂芳上(1992)。娜拉出走之後——五四到北伐青年婦女的活動。**近代中國**，**92**，103-108。

註二：同一。

註三：梁惠錦(1987)。抗戰時期的婦運組織。**國史館館刊**，**2**，169-188。

註四：同三。

註五：洪宜嬪、田南萍(2010)。抗戰時期及抗戰後的婦女工作(1937-1949)。**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 1924-1949**(195-342)。國史館。

註六：呂芳上(1977)。抗戰時期的婦運工作。**東海大學歷史學報**，**1**，159-176。

註七：同五。

註八：同六。

註九：同六。

註十：同一。

註十一：呂芳上(1994)。抗戰時期的女權辯論。**近代中國婦女研究**，**2**，81-115。

註十二：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scouting.edu.tw/Content.aspx?SeqNo=38&TabSeqNo=0&lang=big5>

註十三：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gstaiwan.org/aboutus.php>

註十四：民初時期的發展。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content.edu.tw/junior/scouting/ul_edu/new_page_327.htm

註十五：孫玉芹、張露紅(2010)，上海童子軍與「一·二八」抗戰。蘭臺世界，7，2012年2月26日，取自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tsj201007030.aspx

註十六：沈壽山、程欽梁，商會童子軍團的戰地服務。抗日風雲錄。2012年2月26日，取自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zhishu/content.jsp?n_id=4944&pageno=2

註十七：謝繼民(2010)。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北京：團結出版社。

註十八：戴峰、周明(2011)。1937中日淞滬戰役。臺北：知兵堂出版社。

註十九：孫元良(1972)，《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將軍回憶錄，坤記印刷。

註二十：張柏亭(1966)。光耀日月永垂青史——張柏亭將軍追記松戶佔億麟爪，

註二十一：楊惠敏(1938)。楊惠敏獻旗報告書。戰時童子軍十六號，四月二日。

註二十二：同十八。

註二十三：謝繼民(2010)。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浴血奮戰記。北京：團結出版社。

註二十四：同二十三。

註二十五：孫玉芹(2010)，楊惠敏向「四行孤軍」獻旗事件考。蘭臺世界，19，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tsj201019034.aspx

註二十六：同二十三。

註二十七：同十九。

註二十八：國立編譯館。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opac.nict.gov.tw/autolibc/ttsnictnew?@5^1501492162^120^^23^2@@1714815533>

國立編譯館。2012年2月25日，取自

<http://opac.nict.gov.tw/autolibc/ttsnictnew?@5^1501492162^120^^1^2@@1025301863>

註二十九：〈往來函電（二十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2-00021-008，入藏登錄號：008000001848A